

捉蜻蜓

老北京管蜻蜓叫蚂螂，年轻人不爱这么叫，嫌土，就叫蜻蜓。蜻蜓是极为古老的节肢动物，据说史前身长超过一米，翼展两米以上。我也没考证过，如果蜻蜓真能长这么长，那飞在空中还是很吓人的。

捉蜻蜓是我们这代人童年的挚爱。夏天的傍晚雷阵雨一过后，立马拿着自做的纱抄子迫不及待地出了门。抄子构造简单，一根竹竿，一根铁丝铰成一个圆圈，绑牢在竹竿上，然后缝上细纱布，做成口袋状，神气活现地扛着，不用说，谁都知道要去捉蜻蜓了。

雨前雨后的蜻蜓都会低飞，给了我们可乘之机。捉蜻蜓都挑选宽阔平坦的地方，宽马路大操场是最佳选择。河边树林野地尽管蜻蜓更多，但脚底下跑不开，只能干瞅着，捉不到蜻蜓。

蜻蜓飞行神速，我长大了才知其速可达每秒十米，那就是人类奔跑的极限。蜻蜓还不好好飞，可以突然掉头，还可以向上直飞，甚至可以倒退飞行，所以捕捉蜻蜓没那么容易，一个傍晚累得筋疲力尽的往往收获无几。

捉到蜻蜓回到家中立刻将其放出，忽然心里盼着家中有蚊蝇可以让蜻蜓捕获；蜻蜓不解人意，只在纱窗上不停地扇动两翅，薄薄的翅膀发出沙沙声响，让捕捉成果变得实在而有趣，以致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蜻蜓是否还活着。



不知从哪天起，我所居住的城市看不见蜻蜓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捕捉蜻蜓的乐趣被手机游戏替代了，城市的野趣没了就如同炒菜没放盐，寡然无味。我清晰地记得蜻蜓咬人，非常疼，还会出血，真不知这昆虫为了生存，怎么进化出这等具有杀伤力的本事。
(马未都)

活法

鱼不睡觉

我从来没有看到鱼缸里的鱼睡觉。只要我站在鱼缸边，它似乎马上来了精神。

水里肯定藏有无数幸福的元素，否则，它的大尾巴不会摆动得这么起劲，让我几乎听到阵阵哗动的水声。

小鱼肯定有睡觉的。有几个晚上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鱼缸边，试图窥视到一只沉睡中的鱼。我突然看到，一双躲在暗处的眼睛，正射出一线银光。

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着对方，但我们一起隐匿了好多秘密。

恬静

我总认为，云朵的内心是非常恬静的。它从这片天逛到另一片天，始终保持一份悠然自得、心无旁骛。这是我所仰慕的大境界。

但在风路过的时候，我却变得不安起来。因为在风的面前，我看到的已是另一朵云。它欣喜地跳起优雅的舞步，全然不在意低处抛来的一双双眼光。

风应该在与云说着什么，有的话已

塞进心里。我却一句也没有听懂。

有时恬静只限眼界，有时却可以发自内心。这点，我比不上一朵云。

百鸟争鸣

公园的一角，几只鸟笼挂在榕树的低处。鸚鵡、鸚哥们用歌声清理着清晨残存的那点黑，让我看清了一张张斗鸟人的脸。他们神采飞扬，谈论着一只只鸟。

每个与鸟有关的措辞，都神采飞扬。

公园有树，有花，有草，便也有了优雅的生活。许多小鸟，比如喜鹊、麻雀们都闻声而至，围拢在笼子的周围，嚷着，唱着。那声音试图盖过跳广场舞的音乐。

一座公园太需要鸟声了。每一阵挟在风中的笑声，因为鸟声的渲染才显得清脆而惬意。

我站成公园里的另一棵榕树。我分明看到了鸟们一边鸣叫着，一边与我激情对视。

我侧耳倾听着这笼里笼外的表达，始终无法判定哪一句属于肺腑之言。

(孙善文)

生活

文艺植根于生活的土壤，许多作品在我们亲身经历其中的境界之后，才能更深入地欣赏，也才能受到最大的感动。

学习

我们唯有博学以广识，勤习以服膺，详视以知微，判断以明理，诊察以知过，治疗以改正，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。
(刘墉)